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16
4 May 1976

CHINESE

第一九一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吉兰戈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桑德斯先生

芬奇先生

安信勋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里奥斯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奥文尼科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夏尔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五分开会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在安理会开始进入今天会议的课题之前，我先要履行一项非常愉快的任务。我要代表安理会和我本人向在四月期间主持安理会工作的中国常驻代表表示感谢。他是以我们已经熟悉的风格和谦逊的态度来完成这项工作的。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安理会保持它从今年年初起就承担下来的工作的进度，继续处理微妙的问题。由于主席的杰出品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获得圆满结束。

我请中国代表向黄华先生转达我们热烈的谢意。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情况

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66)

主席：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埃及、以色列、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常驻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请参加讨论议程上的项目。因此，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同意下，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既无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理会的成员都知道，以S/12066号文件分发的埃及代表的信，要求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我们对议程上项目的辩论。这项提议并非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提出，可是如获安理会通过，则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次辩论的邀请，将给予该组织以会员国根据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请出席时给予它的同一参加权利。

有没有安理会的成员要就这项提议发言？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对你，我们的五月份新主席，表示欢迎，我要告诉你美国代表团多么高兴由你来担任主席，因为你是一个著名的领导人而且你在以前的会议上也表现了你的领导才能。在这个重要月份的讨论中，我们将很乐意竭尽全力同你合作。

其次，我愿对中国大使在四月期间所作的领导表示感谢。我们十分赞赏他为我们不离开正题而作的努力，我们希望在他担任主席时我们同他合作了。

谈到我们立即面对的问题，正如你说的，主席先生，关于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来参加这次辩论的要求，将给它以会员国根据第三十七条规定所有的同一参加权利；美国反对这一作法，要求把该提议付诸表决。

象在最近的三次那样，我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该提议。我们反对该提议是因为它显然违反本机构的议事规则。因为已经有邀请非会员国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的正当程序，所以该提议更不值得予以支持。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明，我重申我国代表团不反对安理会在这次讨论中听取巴勒斯坦人的意见，只要这是根据安理会规则的适当规定，即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来进行的，象其他类似情况下那样。

主席：鉴于美国大使刚才就根据以前会议的条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场辩论的提议而提出的意见，我现在把该提议付诸表决。

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赞成：贝宁、中国、圭亚那、日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议结果是：十一票赞成，一票反对，三票弃权。所以提议通过。我要提醒你们，这是一个程序性的提议。

根据我刚才了解的情况，看来要求在辩论中发言或表示希望发言的代表数目比

安理会议席的座位为多。因此，我请那些要求参加这场辩论的国家或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当轮到他们发言时，我会请他们在议席就座。

我请埃及、以色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以色列代表埃利亚夫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这次会议的议程上的项目。我要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埃及常驻代表来信的全文，这封信是以S/12066号文件分发的。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主席先生，允许我首先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就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的最热烈的祝意。我们相信以你的才干，你一定会使安理会的审议成功结束。

安理会三月开会讨论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扩张侵略行为和野蛮措施而采的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恶化局势，到现在也不过才几个星期。安理会绝大多数的理事国一致谴责以色列的这种政策。

除一个理事国之外，安理会全体商定了一个决议草案，这决议草案注意到以色列的这种固执的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占领领土的物质的、文化的、人口的和宗教的性质，因此请求以色列停止没收和侵占占领领土中的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以及停止建立以色列的殖民点。安理会的14个理事国并且在该项决议草案中商定经常注意局势演变，一旦情况需要即重行开会。

上次会议以后的情况如何？情况当然是愈来愈恶化。每天我们读到阿拉伯人，连许多小孩在内被以色列的军队屠杀；读到拷打、折磨、拘捕；读到各大城市实行

宵禁；读到杰出的巴勒斯坦市民的突然被驱逐出境；读到在以色列当局纵容之下以色列极端分子和兼并分子的挑衅；读到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建立新的殖民点，等等。

埃及已经以非常清楚的措词警告以色列这种最危险和非法政策的后果。我个人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安理会宣布：

“有一个事实是无法不顾的：如果以色列坚持它目前残酷迫害和高压政策，那么，它无论如何都要对中东局势的恶化与和平进程的破坏负起全部的责任。以色列这些措施和高压政策同以色列领导人的声明和宣言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要结束战争，渴望和平。但是，这些措施和政策反而只会阻挠和破坏一切和平的可能性，这真是大讽刺。”（第一八九三次会议，第47页）

这促使埃及要求安全理事会今天召开紧急会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参加讨论约旦河西岸和加扎最近局势的发展；这些发展是以色列继续占领和巴勒斯坦人民真正表示拒绝接受以色列这些恐怖政策所产生的可悲结果。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昨天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给主席先生的信中促请安理会注意这个严重危险的局势。他要求安全理事会负起责任，使用宪章交付给它的权力，结束巴勒斯坦土地的非法占领，正视一个危害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局势。

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先生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的以色列的电视访问说：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不以武力，而是以理服人；但理亏了，我们就增加武力。”假如佩雷斯先生直截了当地说以色列想以蛮横的武力来解决这问题，那就更好，因为以色列那边很明显是没理的。当然，造成目前局势的道理非常简单，以色列人占着阿拉伯的领土；而阿拉伯人抗议这种占领，拒绝接受以色列人试图硬造的既成事实。假如不是这样，那就不合理。所以佩雷斯先生所说以色列想用的以理服人之理，要真能结束这种非法拖延的占领状态，结束它所造成的人民的痛苦和对于达成和平解决的机会形成的危险，才能算是有效。

但是，以色列不但不讲理，还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扎全域部署了数千警察和陆军巡逻队，以进一步摧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关于独立的自然渴望。根据《晚报》和《新消息报》的报道，以色列军队接受命令以暴力压平动乱，怂恿以色列军队的是两个以色列宗教性的报纸《守望者报》和《欧洲报》。前者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说，劝服是行不通的，必须以高压来救平困扰。后者敦促多抓人，并要求严格检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文报纸。很明显地，以色列当局将这项劝言一字不易地付诸实施，不过即使没有劝言，他们也许仍然会这样做。

巴勒斯坦人民的答复是迅速而一致的。选举的经果对以色列的领导人是彻底的打击；因为以色列当局原来希望选举会使他们宣传的在被占领领土的阿拉伯人很满意以色列的统治的话得到证明。意味深长的是，在约旦河西岸所选出的新理事会成员中有一名现在还在以色列的监狱中，其他五位都曾因政治活动服过刑。其他两位众望所归的人物，名字已在提名名单上，但却在上个月他们正式登记数小时以前被占领当局驱逐出境。这些结果是值得以色列深思的。应该澄清的头一件事是阿拉伯人与占领无论如何是无法并存的。第二，选举表明了巴勒斯坦人事业的完全胜利，因为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的全体居民都表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民族权利的唯一组织。

第三，以色列现在面临了一九六七年侵略占来的领土内阿拉伯居民的新的高涨的敌对行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的伦敦《时报》对这些结果有正确的描写，它说，它们使以色列愈迫切需要承认约旦河西岸是不能永远并入犹太国家的。该报说由于占领军对过去两个月的罢工和示威麻木和野蛮的反应，保证了民族主义者排山倒海的胜利。伦敦《每日电讯报》说这些结果标志了约旦河西岸有意识的巴勒斯坦的民族特性已经明显涌现。它继续补充说，这种现象也许只有有远见的以色列人才乐于见到的。

但是以色列的领导人中有远见的似乎很少。他们不认为选举的结果证明他们的镇压政策的谬误，而继续这种过时的野蛮统治。他们以所谓信心会的运动在被

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各城各镇鼓励了（假如不是组织了）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的具有高度挑衅性的游行。以色列政府出动军队护卫游行队伍，安排路线和镇压任何阿拉伯人对它的反抗。一如平常，阿拉伯人被杀了，在游行中有一阿拉伯男童被军队所杀，以色列当局就去找出一些可笑的借口。他们说这次是一位士兵的枪走火杀了男童。但是，在过去数星期来，以色列的枪走火了许多次，被误杀的都是阿拉伯的青年。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日的《纽约时报》描写这次挑衅性的游行说，主张强硬路线的以色列人假日游行《圣经》所载的群山，对游行队伍所经过的村镇的阿拉伯人而言，对深刻关心和平安全，了解领土扩张是不能达这目的以色列海外友人而言，以及对认为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后的目标是把人口稠密的约旦河西岸变成以阿合作的陈列柜的以色列自身的领导人而言，其足以引起最大反感可谓无与伦比。

安东尼·刘易斯先生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纽约时报》写道，那些相信以色列可以借无限期占住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来获得安定的人，他们的观点应为最近的事件所动摇了。他继续说，继约旦河西岸的动乱之后发生了以色列本土的阿拉伯人之间 28 年来的首次严重事件。

但是以色列政府自命是占领区民主和自由的保卫者，却赶紧阻止阿拉伯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城镇组织一次游行以答复官方所组织促成的以色列极端分子的这次挑衅的游行。以色列军在许多城市设了路障，施行宵禁阻止满载阿拉伯抗议者的公共汽车和卡车进入拉马拉，并且也阻挡外国，甚至是以色列的记者进入该城。现在以色列阻止外国记者访问占领区已成了惯例。今天《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这项措施是按照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的最近命令采取的，他授权地方司令员在料想到有问题要发生时即禁止记者进入该区。他还说扣留记者和设立路障是约旦河西岸军事政府阻止新闻界报道该地动乱所采取的一系列步骤的最近的一项步骤。电视工作人员遭军人殴打、底片被没收和曝光，等等。这是向以色列代表说的，因为以色列代表一再地、好几次教训我们和安理会说他们有报道的自由，以色列是中

东唯一有新闻自由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政府所谓的人民的自由和报道的自由是什么。

此外，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伦敦的《金融时报》说，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因约旦河西岸局势发展而大受影响。至目前为止，默认以色列的占领，希望它成为中东问题解决的讨价还价的根据的外国政府，若以色列政权公开镇压当地民众中的政治反对者的话，则可能不再容忍。无论如何，值得怀疑的是以色列究竟还能够压制敌对的约旦河西岸的民众多久而不妨碍它应付其他战线威胁的能力。

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它非常清楚地谴责以色列的政策。该报说：

“长期以来得到许多人钦佩的以色列正在失去朋友，随着当前阿拉伯人的骚动，它将损失更多的朋友。这是应该率直地指出的，但不喜欢这个说法的以色列朋友则应该考虑下面这个意见。当前的冲突是由以色列的狂妄态度促成的。……以色列有两项政策是自找麻烦的，这两项政策是：在前阿拉伯领土上，最令人反感的是在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着的地区上建立以色列移民点；不给予以色列公民中的阿拉伯人同以色列公民中的犹太人同等的待遇。”

《星期日泰晤士报》继续说：

“以色列人不愿意视以色列阿拉伯人为同等是令人悲痛的，而且终会导致毁灭的结果。以色列政府所有阿拉伯部门的首长都是犹太人，不是阿拉伯人，总理的阿拉伯事务顾问是一名犹太人，工党内部也是这样。最低限度，以色列将来必须停止自己把事情搞糟。对于非法的犹太移民点，内阁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同时必须停止鼓励在占领区内建立新移民点。”

不用说，所有这些话，所有这些劝告等等至目前都是白费的，以色列根本不加理睬。此外，安东尼·刘易斯先生还说，任何提出变革的建议的人都有可能被指控为企图消灭那个犹太国家。以色列领导人不但拒绝接受任何劝告，无论这些劝

告是如何的友善，就是来自他们的犹太支持者的劝告也是被他们忽视和批评。不过在上星期，正式的改革犹太教社会行动委员会在沃伦顿的艾尔利大楼举行的一次会议中通过一项决议，对以色列政府在处理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人时表现的不负责任作风和采取的煽动性行动表示遗憾。这项决议特别举出西岸的煽动性游行和在占领领土上建立的新的以色列移民点；决议还注意到，与会者对于有关犹太机构和个别人士秘密购买和取得占领领土的土地的报告感到不安。此外，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的《华盛顿邮报》还透露，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一个称为“布赖拉”的新的美国犹太人组织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我们对过去数星期来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在以色列本土发生的悲惨事件感到悲痛；我们对在加利利击毙六名阿拉伯血统的以色列公民的不幸事件特别感到哀痛。我们对发生于西岸的侵害民权行为以及生命的损失也感到遗憾。”

料想以色列领导人将保持一贯作风，藐视这些忠实和充满勇气的犹太舆论，好象他们藐视联合国的决议一样。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以色列代表向安理会宣布，我现在引用他的话，希望他还记得他讲过的话：

“一月十二日，巴解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已对这种选举发动了攻击。”他指的是将在西岸举行的选举。”这就是这些骚动的幕后活动，也是为什么它们只发生在西岸而不在加沙地带的的原因。

“这就是那个组织悍然企图扰乱有秩序的选举，防止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产生另一个集团。另一集团可能为和平的进展带来希望。”（第一八九四次会议，英文本第56页）

我希望以色列代表促请他那个因为自己有一个民主政府而引以为荣和希望民主制度维持下去的政府承认这次选举的结果真的显示出巴勒斯坦人民愿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他们的代表，或者，正如四月二十六日的《时代》周刊所说，承认它显示

出较年轻和较激进的民族主义候选人得到压倒性的支持。 这些候选人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意见一致，同时也深切关心当地问题。 让以色列代表看一遍以色列社会事务部长哈默先生的讲话吧，他说，西岸的选举结果证明，不应归还该领土，因为它会在数小时内转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手上。

以色列违犯所有关于人权的公约的记录是众所周知的。 仅在不久以前，人权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通过一项决议，对以色列继续侵害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居民的基本人权的政策表示遗憾，并谴责以色列在那些领土内推行的各项具体政策和措施。 委员会当时案前有秘书长的一份报告，关于采取了什么措施把第6A(XXXI)号决议提请各国政府、联合国主管机关、专门机构和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的注意，和采取了什么措施把决议广泛宣传。 委员会案前还有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交的报告。

以色列政府成员不断提及关于在占领领土内建立以色列移民点计划的存在，此外，建立这些移民点的报告也没有被否定，这都证实，的确是有一项故意采取的吞并和移民的政策。 这项政策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七和四十九条。 特别委员会特别关切地注意到在加沙地带和拉法地区采取的措施，这两个地方为了建立以色列移民点，许多人被强迫从他们的家园迁走。 西岸和戈兰高地的情形也是如此，那两个地方的移民点不断建立起来。 这种情况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一个根本前提，即占领应该是暂时性的，其间平民人口应不受影响。

这类违法行为真是不胜枚举。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九七四年的年度报告应在这里一提。 报告说：

“那些家园遭领土内以色列军队破坏的受害人，其处境常常因为一名或更多的家人被逮捕而更加难过。 这种事情仍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关切的问题。 委员会认为，这种破坏行动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三十三和五十三条的规定。”

现在，每个人都清楚知道，以色列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在占领领土内建立新移

民点的扩张阴谋，以种种的非法的办法，企图在这些领土上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的局面。以色列内阁在今年二月宣布，准备没收 1,500 英亩阿拉伯人在北加利利拥有的土地。这便是《时代》周刊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以下面的语气报导的情况的原因：

“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关系史中，这是最血腥的一个星期。在十二个小时的冲突中，六名以色列籍阿拉伯人被击毙，大批人受枪伤，288 人被捕。”

《前卫周刊》四月一日的报道也是真确的。它说以色列政府对于一件事实并不加以隐瞒，那就是它要安置犹太人在新的移民点内，借以改变人口的平衡。但更不幸的事实是关于以色列暗中进行的非法土地买卖。这一次，消息来源是以色列国家广播电台。该电台透露了以色列政府最可耻的行径，以非法的官方行动推行其政策。据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纽约时报》引述的以色列国家广播电台的报导，单是去年，犹太民族基金会就花了约 5,000 万以色列镑在西岸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犹太民族基金会只用政府提供的基金购买一九六七年后占领的土地。

基金会会长坦白说，基金会在一九六七年后占领的地方确是没有依法行事。一名前任以色列部长的以色列议会议员舒拉米·阿隆尼夫人对这种行径作出批评。她斥责那些没有登记的秘密买卖，认为这是有失一个主权国家体面的可耻行径。她进一步说，以色列可以直截了当地将占领区吞并，也可以将它归还，但不应偷偷地逐块进行交易。在实行这种政策时，以色列似乎忘记了世界上所已发生的急剧转变。不可逃避的事实是，如果以色列坚持它目前的政策，那么，中东局势的恶化和所有和平机会的破灭都应由它自己负责。就是《耶路撒冷邮报》也开始对以色列在这方面的政策的正确性发生怀疑。该报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一篇社论中对这种政策的明智性发出疑问：

“原先决定在约旦河流域和拉菲亚——阿里什地区撒下一片移民点的假定在今天还是有效的吗？拉宾先生希望拖延被迫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是可以理解的。但还应这样做吗？”

但不幸得很，以色列政府似乎决心继续它的政策，一方面建立新的移民点，一方面巩固旧的移民点，完全把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置之不理。上星期，拉宾先生在访问一些西岸的移民点时气焰嚣张地说，“移民点的建立并不是为了拆除的”。

以色列领导人正在追随着一条可以导致最严重后果的危险路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哈希先生正确地分析了这一点，他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写道：

“以色列政府、罗得西亚政府和北爱尔兰新教徒的领袖给我们提供了同样的悲痛例子，要人透过眼前的恐惧去看长远的利益是很困难的。在所有三个例子当中，领导人都是不惜冒着破坏前途的危险，抱着过去不肯放手。”

哈希先生继续说：

“过去几天来，以色列有着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可以在邻近阿拉伯社区内找到或交上一个朋友，以色列必须和这个社区相处，终有一天必须与之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政府里占优势的主战派似乎正在尽力破坏这个机会。”

埃及政府和人民欢呼并充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占领领土内进行的光荣英勇斗争。巴勒斯坦人民本着坚强的阿拉伯决心的真正精神行动，决心把自己的神圣国土从殖民主义和非法占领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以色列使出各种花招，一方面企图把我们地区的不战不和局面维持下去，一方面企图维护它的非法占领，事实证明，巴勒斯坦人民的大无畏立场是反对以色列所有这些伎俩的一种最具决定性的武器。

时到现在，整个世界，特别是以色列都应知道无害的占领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在人类历史中，事态的发展过程证明，占领必定激起反抗，而不懈的反抗必然导致解放和自由。除非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维护，否则反对以色列非法占领的反抗行动必定继续高涨。巴勒斯坦人民在为取得自己的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中表现出一往无前的精神，这种精神的火焰不是任何恐怖、压迫和暴力行动所能扑灭掉的。虽然巴勒斯坦人民为了实现他们的自决权利和恢复他们所有的不容剥夺的民族权利而忍受巨大的牺牲，但他们仍然是不屈不挠的。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进行着英勇卓绝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致以敬意并表示赞赏。由于他们意志统一，决心坚定，巴勒斯坦人民对一九七三年十月胜利的精神所带来的新现实都能加以掌握，对以色列占领部队的凶残恐怖行为都能加以反抗。通过这次群众起义，巴勒斯坦人民在那个从一九四八年开始的巴勒斯坦问题发展进程中立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安瓦尔·萨达特总统重申，他坚信和平的局面不可能在我们地区维持下去，除非以色列从所有占领阿拉伯领土撤走，除非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容剥夺权利。

埃及深信，有必要在中东达成一项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我们也深信，巴勒斯坦问题应该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要的不断努力一起考虑，应把它看作是一个必须在公正的基础上去解决的高度优先问题。因此，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民在地方选举中选了他们的民族代表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他们的民族代表赢得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地方议会席位。

萨达特总统强调，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给予的教训强调指出了四项突出的事实，我们在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时应以它们为行动的指南：

第一，埃及的斗争路线，不论在军事战线方面或政治战线方面都是正确的。埃及客观地评估了法塔赫及其领导人的作用。虽然有少数仍旧以四十年代头脑分析事物的人反对他们，但他们还是坚持参加地方选举；

第二，地方选举的结果等于是占领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一项明确宣言，即惟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

第三，巴解组织面对以色列恐怖行动取得的胜利证明，巴解组织是一个负责任的实体，能够在行将解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

第四，巴勒斯坦的胜利加强了埃及一向在所有国际联系中，特别是在同美利坚合众国的联系中强调的一点，即给予巴解组织充分承认是在中东地区达成公正的和平的关键，因为巴勒斯坦是问题的核心。

鉴于以色列公然违抗国际道德，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所赋予的法律义务，使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危险地恶化起来，鉴于这一切，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声明它的立场，应以毫不含糊的词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采取的残暴非法行动，呼吁它立即采取有效步骤去停止这些违法行为，并废除占领当局在占领领土内已经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联）：我们认为，今天，因为某种理由，邀请某数代表团的问题发生了令人遗憾的误会。因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没有占到它在安全理事会议席上的席位。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从下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开始将纠正这个错误，邀请巴解组织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使它能够以一个主要有关方面的地位和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身分充分参加这个讨论。这将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从前的决定和做法，也将完全符合安理会在会议开始时通过的邀请巴解组织代表团参加这个讨论的决定的字面和精神和真正的意义。

主席：我现在立即回告苏联代表，今天会议采取的步骤并不构成一个先例。我在辩论即将开始的时候作出那个决定和那些安排是因为当时有人告诉我，说我事前作好的安排不能得到所有有关代表团的同意。我当时准备采取的步骤不但符合一般的惯例，而且将同苏联代表所希望的一样，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和其他两个代表团能够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在安理会议席上占有席位。不过，正如苏联代表知道的一样，安理会议席必须留下一个空位给那些希望在安理会发言的代表团。

我希望从现在到明天之间，我们能够把这个实际问题解决。我今天不能当场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不希望进行一场关于安理会议席座位的讨论。我希望将为明天的会议采取必要的步骤。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联）：主席，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你的解释，说今天有关安全理事会议席座位的情形并不是一个先例。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我提议散会，在明天下午三时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五时十分散会。